

祝勇 主编
行走与停留丛书

Yin Du You Huo
印度诱惑

海帆◎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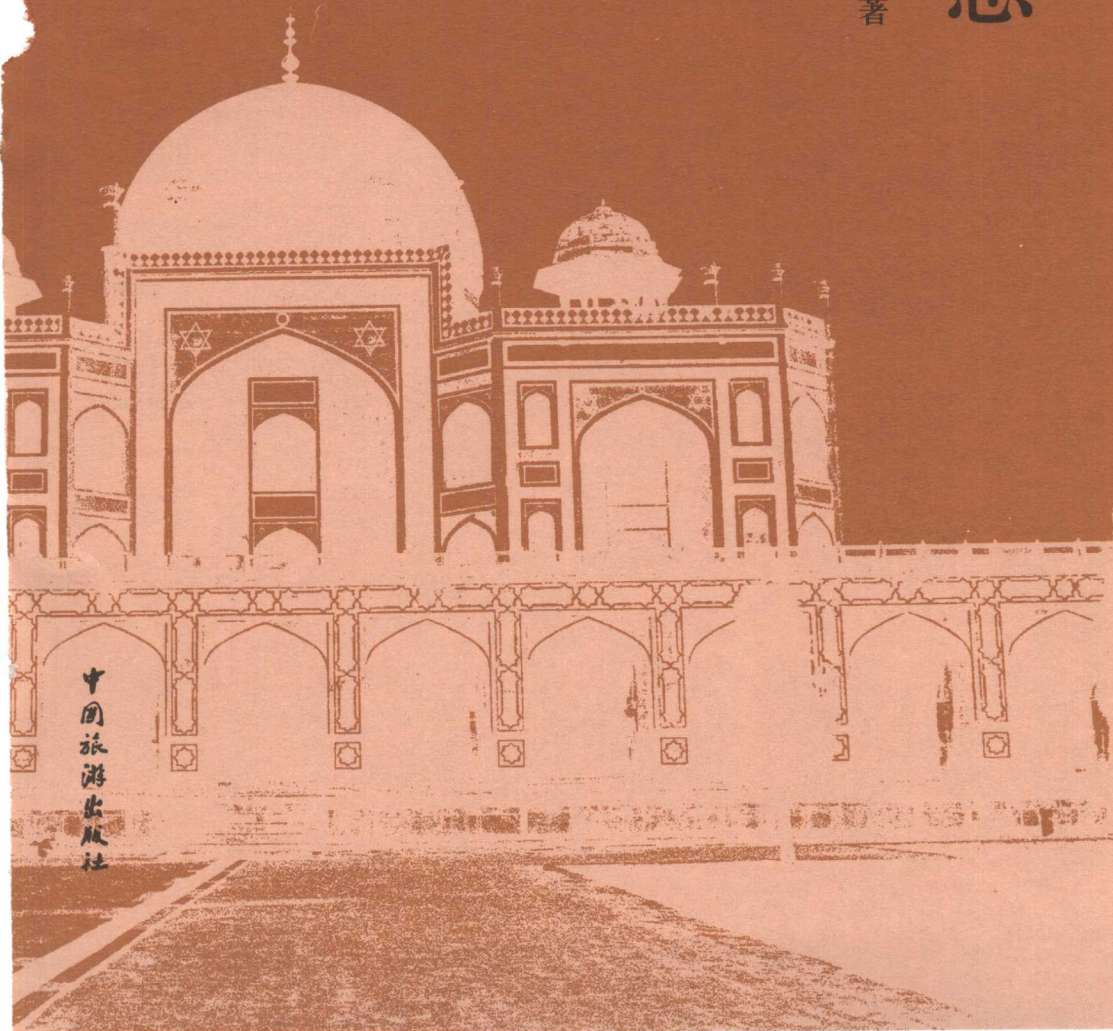


中国旅游出版社

印度诱惑

海帆◎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瑞 刘姗姗
责任印制：冯冬青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 张克瑶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印度诱惑 / 海帆著.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1

(行走与停留 / 祝勇主编)

ISBN 7-5032-2544-0

I.印... II.海... III.游记—中国—当代 IV.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289 号

书 名: 印度诱惑

作 者: 海 帆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网 址: <http://www.cttp.net.cn>
电子邮箱: cttp@cmt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1.5
印 数: 10000 册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我对印度及印度人的好奇，缘自于西藏冈底斯山的月亮。在月亮底下，幽蓝夜空下的冈底斯山显得比白天更为庄严，更为神秘。由印度徒步而来的几个朝圣者饱经风霜的脸，也与冈底斯山一样庄严神秘。因语言不通，我无从知晓他们翻越喜马拉雅山的艰辛困苦，也无法探问山那边的风土人情。

当时在我看来，印度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可望而不可及。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曾腰间只围着一块兽皮，在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苦行修炼，梵语称这座著名雪峰为盖拉什，意指湿婆的天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就多处提到过它；在我国史籍中，印度二

字最早出现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它既是梵语 Sindhu 或波斯语 Hindu 的音译，又是唐代文人笔下月亮的意译，故有人将其讹传为梵语意指月亮，其实指的是河流，即印度河以东地区。

玄奘称印度为月亮，是盛赞印度王公尊佛弘法，如明月居高临下，照临轮回不息的芸芸众生。时过境迁，这个精彩比喻早就突破了宗教意义上的限定而令人遐想万千。我是在2001年办到出国护照的。想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像月亮一样神秘的印度。可惜那年印度流行传染病，旅行团中的香港人个个闻风丧胆，全打了退堂鼓，结果包括我在内的区区几名广州游

客组不了一个团，最终没有去成。

以前我曾数度漫游西藏，所以对藏传佛教略知一二。藏传佛教中最为神秘的密宗思想及其繁杂仪轨，其源头就是古印度。查遍我能找到的有关印度的中文书籍，可惜多数是讲印度的佛教、神话和考古；即使有讲现代风土人情的，也只是找到甘地、泰戈尔和马克·吐温的书。文章固然文笔流畅，述写详实，但读起来总有隔世之感，毕竟他们所写的这个国家，全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印度了。

人总是越不知道的事情越想知道，越不能去的地方越是想去。后来虽然我去过泰国、法国、埃及、意大利和阿联酋，但长久萦念于心的还是印度。其实，我并不知道印度将给予我什么感觉，或者说我能够从印度那儿得到什么，只晓得应该像跪拜冈仁波齐峰的那几个印度朝圣者来中国西藏一样，这辈子至少

去印度一趟。

一天偶然得知广州画家将自行组团去印度，组织者是一位在广州教英文的美国人，他的中国名字叫高如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John。我请一位认识John的朋友陪我跑去问，看人家能不能带上我。幸运的是，人家没拒我于千里之外，只是要我自已找一个旅伴，不然多一个人不好安排酒店房间。

赶紧回去跟同事孙虹商量，孰料她对印度的热情丝毫不亚于我，但问题是，她每趟出国旅游是有固定旅伴的，而她的旅伴也不肯轻易放弃这趟旅行。三个女人商量的结果是，大家一同办签证出去，住酒店就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依我们的武断猜想，印度酒店也应该有加铺之类的便民举措。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因为我们不是跟旅行社出去，不会像赶鸭子一样让导

游赶到东赶到西，到哪儿都走马看花，疲于奔命，而是旅行线路由我们自己来定，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当然，拒绝旅行社服务的不便之处也显而易见，单是拿齐了护照到北京签证，就签了三个月之久。

像一对住城市公寓楼的陌生邻居，我们跟邻国印度的隔膜也显而易见。国内没有一条航线直飞印度本土，所以我们不得不由香港或吉隆坡搭乘外国客机启程。拿到签证后才考虑搭泰国航班，岂料早在半年前泰航机票就订没了，所以，我们只好搭乘印度客机去印度。

见是印航机票，孙虹的旅伴马上紧张起来。显然她丝毫不在意印航机票比泰航机票贵，却对印航客机的安全性能疑虑重重。当她打听到最近10年印航空难事故的确切次数之后，就忍痛割爱退了票，毅然放弃这趟旅行。

事实上，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

理。因为进了客舱，我们一目了然的是这架印度客机的陈旧与简陋。座位不但低矮狭窄，块头大一点的就可能坐不下去。机载空调冷气不足，客舱里始终有闷热感觉。洗手间就更小了，好像身子都转不过来。而且手纸粗糙，没坐垫纸垫坐便器。显然这儿的舒适程度，跟我以前坐过的阿联酋客机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不但座位宽敞，头部及腰部均有气囊气垫予以依托，而且人人跟前有一个可看电视可打游戏的袖珍屏幕。

也许印度的神秘魅力，使我们难掩心中的激动情绪，所以根本无暇考虑坐印度客机是不是舒服，或会不会出事。我们一行14人是1月27日17点30分从香港搭乘印航客机起飞的。这架客机在空中安全飞行了5小时，于当地时间21点34分抵达德里巴勒姆国际机场。机场的入关处也异常简陋，不但顶棚低矮，

灯光昏暗，而且四周弥漫着一种难闻的酸辛气味。不明白是入关手续过于复杂，还是印度人办事效率过于低下，反正等好久才能过一个人。

我们的印度导游阿克伯定先生已经在外边等我们了。我看到接我们的中巴车也破旧不堪。因车尾箱很小，我们的行李大都堆放在后排座上。司机跟我们不但有玻璃相隔，而且有布帘遮挡。不过坐在司机左手榻榻米坐垫上的导游，始终能够被我们看到。他脱了鞋子坐在

窗口吸烟，烟头一会亮一会暗。

车窗外有十来个刚下了飞机的印度人在磁卡电话亭跟前排队打电话。街头的纸屑、土堆和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这时我心头掠过一块暗影，好像觉得这儿是我国西部的哪个偏僻小城，而不是举世闻名的印度首都。除许多小车的车顶上焊有行李架外，似乎触目所见的全是我熟悉的景象。幸亏旅行的疲惫使我急于去酒店休息，而不是陷入失望中怅惘烦恼。



contents 目录

引言 1

第一章 金三角 1

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另一种是没有去过的。



第二章 印度绘画 40

最好的画家最终丢掉他的画笔，最好的音乐家最终丢掉他的七弦琴。

第三章 动物崇拜 52

把人的胃当作动物的坟墓，这是不对的。



第四章 拉贾斯坦 68

一位曾和我共进午餐的印度王公，戴了一对黑珍珠做成的耳环，价值25万美元；而另一位也和我一起用餐的王公，他惟一的一件珠宝就是一只带印章的普通戒指。





第五章 印度铁路..... 88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

第六章 神庙和石窟..... 102

谁又在乎是罗摩统治还是罗婆那统治呢？

第七章 酒店..... 136

你们在曼达瓦住财政部长的房子，在比卡内尔住总督的房子，在杰伊瑟尔梅尔住国王的房子。



第八章 印度人..... 150

当你抱怨鞋子不好看的时候，有人都没有脚。

第九章 孟买..... 166

即使印度被毁灭了，孟买还照样繁荣。





第一章

金三角

世界上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

另一种是没有去过的。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我们耳熟能详的金三角，应该是缅甸掸邦高原，那儿以盛产毒品而出名。而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的德里、阿格拉、斋浦尔这三座古城，以其几近等边三角形的地理位置，形成以宫殿、古堡、神庙、陵园为主的旅游金三角。据说德里的梵语意思是门槛，通常外国旅游者跨入这道门槛后，先睹为快的是这三座城。

虽然游历印度我们是自己制定行走路线，自主长达20余天的旅游生活，但起点跟大多数人一样，也是从金三角走起。从金三角的德里往南部走，或搭火车，或乘汽车，一路游走于印度诸多景点及印度普通百姓之间，一步步深入幅员辽阔的印度腹地。

德里

我们入住的Sunstar Heritage酒店，位于新德里中心地带，距康诺特广场不远。康诺特广场是新德里的繁华商业区，犹如我们广州的天河，北京的王府井。到德里的第二天很早就醒了，梳洗后跟孙虹一起上街散步。刚下过雨外面空气清新，一扫昨晚入关前后的沉闷情绪。

没走多远，就有人跟我们打招呼。那是一个头发鬈曲的帅小伙，一面驾电动三轮车尾随我们，一面劝我们上他的车去康诺特广场。这种黄颜色的三轮出租车在德里触目皆是，跑起来一颠一颠的，我们称其为“蹦蹦屁”。这小子自称是大学生，读的是德里大学，见他英语非常流利，也见他一脸淳厚面相，所以没理由不相信他。

他说这车子是他父亲的，父亲不慎摔坏了腿，所以每天早上先替父亲

开一会儿车，然后才去学校上课。我们抱歉不能单独行动，因此享受不了由他驾车的热情和便利。接着他又问可不可以下午5点钟来，看我们到时候要不要车，大概下午5点他可以从学校出来了。可惜我们不清楚当日的行程安排，只能婉言谢绝。

吃早餐的时候，才知道上午去红堡。德里的红堡，亦犹如我们北京的故宫一样闻名于世。其实红堡就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国王宫殿，由于莫卧儿国王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其建筑风格及装饰细节迥异于我们的明清故宫。

红堡有两座正门三座边门。其中的拉合尔门有护楼、凉亭、塔柱，看上去十分壮观。1947年8月15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是在这里宣布国家独立的。第一面三色印度国旗，也是在这里升起的。凑巧的是，我们来红堡恰逢当时的总理瓦杰帕伊在里面发表演说。幸好总理先生的演说词不是很长，没等多久就让进去了。



红堡细部 海帆◎摄



走入红堡，才知道伊斯兰风格的宫殿群是由花园、水池、石渠、草坪和树木组成的。我看到几个印度人手拿掸炕一样的小扫帚，在草坪中弯腰扫树叶，半天都扫不出桌面大的一块来。红堡的建筑空间疏朗大气，觐见厅中错落有致地矗立着60根红沙石圆柱，蔚为大观，而其石柱、墙壁、回廊、窗棂以及国王宝座的精雕细琢，较之于中国以精巧细腻而著称的苏州园林，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处宫殿的窗棂尖拱上，用黄金镶嵌出一幅天平图案，以此象征国王对人事纠纷的裁决永远是公正权威的。

红堡的议事厅不及觐见厅大，但这座宫殿是由白色大理石建筑而成的，所以尤为引人注目。抬头仰望，大厅藻井被黄金白银装饰得金碧辉煌。据历史记载，这儿曾经摆放过一座价值连城的国王御座。其主体结构是银阶金柱，单黄金就用了10万克。其背饰有一对用无数宝石镶嵌而成的开屏孔雀，故世人称其为孔雀宝座。1739年，这座著名的宝座不幸被波斯王劫往波斯，后不久又被库尔德国王掠走。结果库尔德国王拆下宝座上的宝石及黄金，用于应付宫廷的日常开支，最后给拆没了。

不过即使没看到孔雀宝座，我们也不禁对红堡的华丽壮观击节叹赏。据说红堡原有52座宫殿，可惜现在只剩下27座了。我们看到议事厅里的

一根石柱上，有用黄金镶出的一位伊斯兰诗人的诗句：“假如人世间有天堂，那一定是这里，一定是在这里。”显然诗人看到的红堡更为华丽更为壮观。其脱口而出的由衷赞叹，亦与红堡一同长久流传于世。

红堡坐落在街道狭窄的老德里。街上的人多车多，人走车行的混乱无序，给我们以另一种目瞪口呆的惊讶——这儿没有人行道与





印度女子 姚沙沙◎摄

车行道之别。人能穿过去的缝隙，就有人硬挤过去；车能开过去的空档，就有车硬冲过去。其路况虽然如此糟糕，但不论大车小车全疾速行驶，拐来拐去像飞车表演一样惊心动魄。在印度期间，我们没坐过一次公交车，因为看到那些勉强挤上车的乘客，挂在高速行驶中的没车门的车子外面，实在叫人心里害怕。

街道也不够干净，到处是水洼和尘土。幸亏印度人大都穿拖鞋或打赤脚，不然鞋子都来不及擦。刚从红堡出来，就有几个穿拖鞋的男人围上来，将一沓沓明信片伸到我们鼻子底下，开价是100卢比给4套。印度卢比跟人民币的比价大约是5比1。我讨价还价后，用100卢比，也就是大约25元人民币，买了5套明信片。孙虹比我会还价，她能叫人家只收60卢比就给4套。

John是我们的发起人兼领队。他和他夫人王季华女士去年就来过印度，而且他本人就是英语教师，所以到了讲英语的印度如鱼得水。出了红



堡，John带着第一拨人先走了，导游阿克伯定则耐心等我们跟卖明信片的啰嗦讲价。不明白是他一时走了神，还是我们拔脚太快，突然看见街上有人抬着一架铺满鲜花的木榻走过去，我和孙虹一同惊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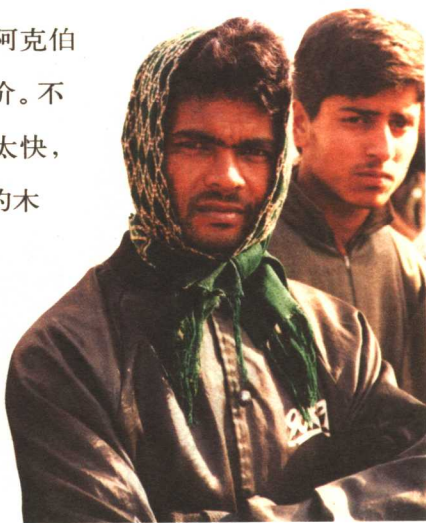
“啊，鲜花！”赶紧尾随人家拿相机拍照，不知不觉拐了好几个街角，让阿克伯定把我们看丢了。

这么多鲜花多好看。这么多鲜花由几个男人一齐抬在肩上多浪漫。我和孙虹一面跟着人家走，

一面啪嗒啪嗒摁快门。越走越近时，几乎鼻子都挨到木榻上的鲜花了，又一同惊叫起来：“啊，死人！”这时候，我们才发觉鲜花底下躺着一具白布围裹的成人尸体。赶紧掉头找导游去，可红堡这边的老街像迷宫一样复杂，结果越走越迷糊，哪里找得到啊！

印度人的闲散，大概在老德里尤为显著。街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闲人，而且一个比一个衣衫破旧，肤色黧黑。见我们徘徊不定，马上有人跟我们讲“this way, this way”，意思是这边走这边走，叫我们上他的“蹦蹦屁”。紧接着，黑压压的人群就像海浪一样朝我们拥过来：卖胶鞋的、卖运动衫的、卖水果兼卖小吃的，全都跑了过来。

初来乍到的我们无法立刻判断这些围观者的真实意图，见他们一个个表情凝重的沉默样子，不清楚心里有无恶意。我把孙虹拉到一部车子跟前，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腹背受敌。当时虽无剑拔弩张般的直接威胁，但这些人，尤其是这些人高马大的印度男人，全密密麻麻地围着我们，而且



印度男人 姚沙沙◎摄

一个比一个沉默，不免叫我们头皮发麻，恐惧不安。

早上 John 给我们发了酒店卡片，于是我们将这张卡片递给开“蹦蹦屁”的人，问他去这家酒店要多少钱。不料那人不识字，看不懂卡片上的英文字母。接着这张卡片就像一样无人知晓的东西，被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外传，再一个人一个人地往里传，待重新回到我们手里，还是没人看得懂。

好不容易来了一位肤色稍白的男人，我们以为他应该识字，可他仔细端详了半天，也是无奈摇头。这时我们从人群中挤出去，当街拦住一部“蹦蹦屁”，拿卡片问开车的知不知道卡片上的这家酒店。叫我们高兴的是，那人马上点头，并索价 100 卢比。孙虹不愧是女中豪杰，这时候还敢跟人家讲价：“No, I know this hotel. It is near here.” 孙虹跟那人讲，我们知道这家酒店离这儿不远，只肯付 50 卢比，没想到那人爽快点头接受。



德里街景之一 海帆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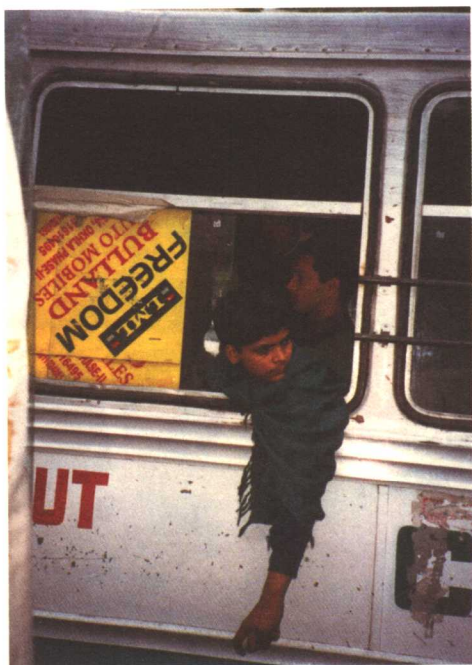
上了车我们依然心存戒惧，生怕开车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地方去。后来见他拿着我们的酒店卡片，停车跟警察打问酒店地址，才知道他不是居心不良的人。最终这个也不识字的男人，把我们带到我们能认出来的一个街心花园时，我和孙虹一齐高声欢呼：“啊，酒店！”下车后赶紧跟司机合影，连声道谢，并多给他10卢比车钱。

回酒店又赶紧给导游打电话但打不通。因为印度也是双向收费，所以导游的手机常处于关机状态。有了第一次坐“蹦蹦屁”的成功经验，我们就胆大起来。已经是中午12点了，我们再次坐“蹦蹦屁”出去，找饭店吃饭去。

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门。印度给人的巨大反差，在印度门又使我们吃

惊不小。刚才在老德里的不良印象，诸如街上污水遍地、牛粪、羊粪甚至人的排泄物都随处可见，可是到了新德里的印度门，马上感觉迥异。这儿的草坪、水池、树木、街道，还有这座刻着一战中为英国捐躯的数万印度牺牲者姓名的著名建筑物，无法不使我想起洁净优雅的法国巴黎，乃至巴黎的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

自印度门到总统府是一条大道。就其宽阔笔直而言，不比北京的长安街差。这儿是有人行道的，而且各种交通标志



德里街景之二 海帆◎摄